

宋朝大詔令集

宋朝大詔令集卷第二百十一

政事六十四

貶責九

端明殿學士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范純禮落職依前官差遣如故制

勅舉直錯枉為政之先黜罰所加義非得已具官范純禮頃繇闕閤致位顯榮嘗以元祐黨人久從譴逐朕臨嗣之始還至從班曾未期月之間躡等承弼方辟邪之害政爾偪和之為多昨罷守藩為還舊職未加顯責公議靡容聊擬近班以示懲創服我寬宥徃自省循可

知應天府呂仲甫落修撰差遣依舊制

勅朕抵述先烈嘉與士大夫開衆正之路廷登輔弼兵濟事功矧異意之人幾害吾事爾以觀望寔為朋比聊從薄罰以儆官邪可

知襄州韓川落修撰依前朝請郎管勾西京崇福宮任便居住知汝州張耒落直龍圖閣依前朝散郎管勾亳州明道宮制初韓川等爾昨以黨附元祐用事之人嘗從譴謫朕嗣位之始逆復收用而列職華要未厭與言稍黜寵名處之間館服戎寬宥徃自省循可

陳次升降職制

勅朕嗣位之始悉收放逐之士還寘近列異其自新朝奉大夫充寶文閣待制知穎昌府陳次升服未于朝寔在華要不自悛悔附會如初出守藩州未加顯貴稍從貶削以厭群言服戎寬宥徃自省可落待制充修撰依舊知穎州府

朝奉大夫榮洽道降授左朝散郎左朝語大夫孫亞夫降授朝散大夫朝奉郎安悖降授奉議郎制

勅爾等趙誥之惡積之久矣不視其所以而褒薦之誠失於用智之弗明也聊從薄責以為天下不知人之誠服哉寬典益務慎修可

奉議郎試侍御史鄒餘可罷侍御史依前官知南安軍制

勅侍御史乃朕執法官也絕愆糾繆別白是非必當於理乃知所責矣爾比由臺屬擢貳中司譴論嘉謀有待於汝言或失當復何賴焉
熙領軍麾尚為優假往其循省無重悔尤可

朝散大夫降充寶文閣待制知明州豐稷落職依前官知常
州制

勅刑罰者聖人之所矜慎取捨重輕之際必期於當而後已比因人言凡在責籍而牽叙過優者悉銓品而裁抑之乃有差次不倫害於平直載加訂議始協厥中朝散大夫降充寶文閣待制知明州上柱國樞密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豐稷朕初纂服首

為言官屢有封章語涉讖詆比加稍黜猶處近班視職為宜尚司民社省愆毋怠祇荷寬恩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朝散大夫知常州替陳綬勲封如故

蘇轍降朝請大夫制

勅刑罰者聖人之所矜慎取捨重輕之際必期于至當而後已比因人言凡在責籍而牽叙過優者悉銓次而裁抑之乃有脫落弗均害於平直載加訂議始協厥中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護軍樂城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寔封二百戶蘇轍曩因朋附得罪先朝逮予續承姑事容貸朕雖爾怨公論謂何稍黜近班猶服舊職省愆夙夜祇荷寬恩可特授朝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勲封食寔封如故

降授承議郎充寶文閣待制知潤州王覲落職依前官知海

州制

勅刑罰者聖人之所矜慎取捨重輕之際必期于至當而後已此因人言凡在責籍而辜叙逆優者悉銓次而裁抑之乃有差次不倫害於平直載加訂議始協厥中降授承議郎充寶文閣待制知潤州輕車都尉永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王觀義因朋附得罪先朝逮予續承猶同悛悔朕將爾倚公論豈容褫職近班尚司民社省愆毋怠祇服寬恩可落寶文閣待制特授依前降授承議郎知海州

龔原落職差遣依舊制

勅稽紳之士以犯義為重朝廷之政以行法為公儻懷附下之姦難逃刑故之罪承議郎充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龔原頃自黷累中懷怨尤幸元祐之紛更籍姦臣之蔽翼抗章自列言涉不恭逮予親政之

初首冠權門之黨驟升禁從陰為腹心締結宦官傳道秘計比覽通
臣之疏猶多隱隱之愆姑從矜容止鑄近職往思惕勵尚體寬恩可

降授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知齊州周鼎落職依前官知邳州
制

朕集大成之業崇丕顯之謀嘉與庶僚揚功遵制忍聞群枉改度亂
名爾進自律科宜知法守初畀貳秋官之政謂能請城旦之書乃敢
諂附枉臣傾搖先烈託從寬之邪說誣至正之典常況死者不可復
生而暨者不可復續獨容流竄迫使放移於理何偏乃心安在姑從
薄責未厭公言易地偏州褫職延門其加循省以體寬矜可

新差提點秦鳳刑獄許端卿降通直郎餘依舊淮東提刑鍾
正甫降朝請郎餘依舊徐彥孚降一官制

勅朕集大成之業崇丕顯之謨嘉與庶僚揚功遵制忍聞群枉改度

亂名爾頃貳刑曹宜知法守紛更之始東執是期雖嘖嘖之黨是繁
顧諟諟之言何懼不得其官則去於道愈高始拾所學而從乃心安
在既辜廷諍則請海行薄黜一官少安公議勉加三省以體寬恩可
朝奉郎李昭玘降承議郎左朝議大夫光祿卿何糾可降右
朝議大夫朝請郎權知曹州劉唐老可降朝散郎承議郎陳
瓘可降奉議郎朝奉大夫知蔡州歐陽棐可降朝請郎朝請
郎試大理少卿陳察可降朝散郎降授承議郎知常州朱彥
可降奉議郎

欽李昭玘等上封同前未呈寔備即用載姦薄黜一官少安衆議勉
加三省以體寬恩可依前件差遣依舊

張舜民落待制知同州制

勅國有通臣民所視儆自貽厥咎罰其可逃且官張舜民元祐之初

明姦害政中雖薄責尚寄藩條肆朕續國棄瑕錄用志存黨附老不
革心荐致人言理難矜貸姑從褫職以警官邪往服寬恩其務循省
可落龍圖閣待制依前朝奉大夫知同州

承讚郎充寶文閣待制劉安世降充集賢殿修撰依舊知潞
州朝奉大夫寶文閣待制呂希純降充集賢殿修撰依舊知
潞州

勅朕臨御之初湔洗蕩滌嘉與士大夫更始以底和平故雖得罪先
朝忠加甄序貴以爵秩一切勿問非敢忘紹述之政也而言者以安世
希純附會用事轉甚衆人寘之從班有害好惡褫延閣之近職仍
書殿之隆名尚體深恩並思忠報可

豐稷責授海州團練睦州安置制

勅直道而行古人所貴因心則友朕豈敢忘既審核於鉅姦宣布昭於

明憲朝散大夫新差知常州豐稷欺愚而干譽飾詐以盜名外示
靜恬中懷險詖被遇神考荐為臺閣之華受知泰陵屢除侍從之要
在汝何負於時極榮俄緣汲引之私恩乃肆傾邪之橫議初諫垣之
進擢忽奏牘之上聞妄託說於元豐皆借於紹聖謂不為容悅逢
君之惡為不懷觀望陰害忠良謂不以穀色為常事以醉上心請不以
淫巧為末務以蕩上意至論熙臣之過尤加往政之愆遂謂顛倒是
非變亂名寔拔擢群小毒流四方慘刻陰邪感動天變公為指斥巧
殺媚諛朋誣淋瀝政之基鄉原實憲德之賊姑從薄責例假遠麾惟
罪惡之貴盈忽封章之交至咎將誰執戚寔自貽往副州團無忌內
訟可特責授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

張舜民責授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制

勅上朝奉大夫新差知郢州張舜民姦邪飾智激訐釣名承泰惡

而不誅典加函貸元祐幸其有變遂肆誣謾領袖庶頑羽翼群枉熙寧立政凡更張皆見於厚誣結聖默幽謂畢竟不知其何罪欺惑愚衆諂附貴權已而接武於禁林宜爾束心於中道乃剋奏臆深包禍心輕嚴父之孝思託言念祖銜鍊石之邪說無路補天言皆險膚志在指斥姑從薄責俾假遠戾惟罪惡之貫盈忽封章之文至咎將誰執戚寔自貽往副州團無忘內訟可特授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

鄒浩重行黜責御筆

崇寧元年閏六月二十日

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姁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閹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詆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是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何緣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寔為不根朕為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黜責以戒為臣之不忠者而稱

崇寧元年閏
六月二十日

鄒浩衡州別駕永州安置制崇寧元年閏六月二十日
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寶畏克勤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聞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考詳感有顯證是時兩宮親臨撫視擯御執事在旁何緣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實為不根弗示憲章昌昭公議通直郎充寶文閣待制新差知越州鄒浩內懷誑誕靡究是非借諭古今肆行詆毀有必誅不赦之罪無改過自新之心比因匪人引作姦黨固欲于流俗之譽意在重泰陵之非朕為人弟繼體承祧豈欲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罔上之惡已不容誅聊從竄授用示寬貸不特稱朕昭顯前人之意而人以戒為臣之不忠徃務省循毋增後悔可特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宋朝大詔令集卷第二百十一

宋朝大詔令集卷第二百十二

政事六十五

貶責十

李清臣追貶安遠軍節度副使制

崇寧元年四月六年士子

勅明罰慎刑豈惟先烈雄志述事粵在朕躬既辨厚誣宜申常憲雖失幸生之罔用誅既死之姦故資政殿大學士右允祿大夫李清臣懷恨悞之資挾傾邪之志誦附權要包藏禍機旋還貳於近司遂肆耽於大惑被遇永泰得罪是容幸災元符乘釁而作欲逞怨憑不滿之志適會艱難未濟之時黃緣黜臣醜詆往政謂皆忤已殺伐之事用為輔導開迫之端受禍者一千餘家斃死者數十萬計斬頸拔舌釘足剥膚如其所陳知乃非道在當時固未嘗有雖路人亦不忍聞妄恣誕謾恬無忌憚為臣如是省已若何見得而誅不亡奚待人言

可畏雖蓋蓋彰按劾孔昭廢黜已晚尚其未泯庶或有慚可特追貶
安遠軍節度副使

朱彥降兩官常州制

勅恥通作非亶惟惡德原心定罪厥有常刑朝散郎試給事中朱彥
樞自庶僚延登二省將直諫忠純之足望豈嚴蒙欺罔之可為常委
任於膠庠輒薦揚於凶寇若曰器運高遠論議正聖亦既失言當思
引慝方衆人之紛若顧小己之謂何默不自陳幸於苟免封章交至
考驗不誣身為從官行比聲俗是可忍也於汝安乎薄默兩官尚守
十里其思往咎以體寬恩可降兩官知常州

江公望落職制

敕承議郎直秘閣新差權發遣壽州江公望祕閣之真寵待英材苟
非其人莫稱優選以通媒身諫列承意權臣潛懷賣直之名殊無愛

君之義趣探如此輿議難逃褫職典藩尚為寬假往思惕慎服我訓
詞可落直秘閣依前官左遣如故

陳次升落職知蔡州制

勅死黨背公論所同弃明姦醜正罪不容誅既按驗於官邪宜申嚴
於邦憲朝奉大夫降充集賢殿修撰知穎昌府陳次升卑污鮮恥險
佞苟容曾微有犯無隱之直誠徒恃既得患失之私計冠豸冠於永
裕之盛際靡務建明持使節於元豐之末年專為阿附誣竊先烈媚
悅群凶旋感悟於秦陵肆投竄於南國朕未忍終廢將期自新就擢
南床旋登右省陰圖城社狐鼠之利密切門牆膺犬之能交結貴權
順承風旨肆形章奏脩兄肺肝皆操兩可之謀妄覬萬分之幸雖從
薄責未厭師言罪惡貫盈封章踵至其鏑要職徃守偏州思蓋前愆
無重後悔可落集賢殿修撰依前官知蔡州

葉祖洽降授集賢殿修撰提舉冲祐觀制

崇寧元年七月乙酉

勅忠以事君至厚過則稱已庸詎飾非苟肆嚙嚙進取之狂而忘業業小心之慎談何容易孽豈可違朝請大夫充寶文閣待制新差知定州葉祖洽還擢天官出分閫寄顧內外之任雖異然文武之用靡殊曾是不思遽茲妄發名老成而誇大託正統以怒張縱能辨罪以明非猶貴安時而處順大言則望大利況有道之不容公事而為公言奚留中之敢請辭皆躁急位罔靖共更援弼臣之為論將要人主之宣問自貽伊慙夫復何求徃典祠宮尚班書殿其思循省以體寬矜可降授集賢殿修撰提舉冲祐觀

張耒散官黃州安置制

勅欺愚惑眾罪不容誅敗俗亂常刑茲無赦自昔害熙豐之政事至今稱執轍之姦雄爾賴以進身利其為地因狐趨而誦附肆為合以

脅從固未嘗受業於門牆大妄得託名於弟子朕初臨御時屬艱難
由群枉潛萌於詭謀謂二凶必至於大用煽揚孽孽熾熾正途陰通
拳拳之誠力結嘯嘯之黨私相尊大誕取訛誣於其喪亡遽取號恟
妄意青壇之舊言旋黃閣之華偃蹇怙終虛驕稱譽僭曰有師之道
猶為無服之喪豈有在位長民職當宣化朝衣紫綬畫衣白衣蒞視
搢紳傳呼

考以人情而非常稽諸古訓而不經動挂喜異之凡
民歆豔背公之醜類其謗訕先烈曾不知朝廷之可尊而扶持邪心
反偽指師資之宜敬嗟無父無君而已甚顧不仁不義以云何按驗
既明竄匿斯允姑仍散秩俾處遐邦往體寬恩蓋思前咎

韓忠彥落職依前光祿大夫知大名府制

崇寧元年五月甲子

敕廊廟宗工義當體國或內懷私意以變亂典刑旁任姦人以傾搖
政事未加顯責莫厭師言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大名府韓

忠彥頃自先朝擢為高位嘗以元祐之黨得罪奉陵朕於嗣位之初沒
加柄用固宜一德以稱倚毗延終聽邪謀互持偏見凡厥舊政務為
紛更朕姑欲含容退之以禮而言者論列至示再三則職要班卿示
懲創往復寬有益自省循可

韓忠彥降授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制

崇寧元年九月丁酉

敕朕承祧而弟及續服以君臨永泰上賓其存誤訓長秋正位曲盡禮
經彼締交合黨以何心皆樂禍幸災而妄作追懷往烈用厚群倫具
官韓忠彥世受異恩身為上宰嗟先朝之奚負肆悖德之敢為敢塗
尚新陵土未復輒借資於外議將謀廢於中宮面具陳奏恬無忌憚
生而臣主淡則寇讎乃使有志名教之徒而形不保妻子之嘆是可
忍也人其謂何發政施仁猶恤孤之是急繼志述事豈同父而可忘
徐思其言重惻朕志宜申明罰用慰在天尚示寬矜其加省循可特

授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

曾布中大夫司農卿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居住制上同

勅朕承祧而弟及續服以君臨永泰上賓當盡始終之義長秋正位就為興廢之謀彼締交合黨以何心皆樂禍幸災而妄作違懷往烈用厚群倫具官曾布昔位元樞機專大政適會垂簾於東殿誠求奏事於獨班詭秘英聞傾邪罔測嗟先朝之英負肆悖德之敢為敢塗尚新陵土未復輒借資於外議將謀廢於中宮面具奏陳恬無忌憚生而臣主沒則冠雉乃使有志名教之徒而形不保妻子之嘆是可忍也人其謂何發政施仁猶恤孤之是急繼志述事豈同父之可忘徐思其言重惻朕志宜伸明罰用慰在天尚亦寬矜其加循省可特授中大夫司農卿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居住

故資政殿學士左正議大夫黃履叟貶祁州團練副使故追

駐武安軍節度副使李清臣特遣貶雷州司戶參軍制

勅上詞同上黃履召自近藩遂躋右轄李清臣召自外藩擢貳東省
意詳延於舊輔當歸報於先朝下詞同上人言尊興朕志難處宜伸
明罰用慰在天雖汝云亡安能知愧與衆共弃庶可戢焉可

韓忠彥降授太中大夫依舊提調西京崇福宮懷州居住制

十月
乙亥

勅名隸謫籍無引咎之心者不赦言誤朝聽有欺君之心者必誅左
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韓忠彥頃在元符入持大柄方時
多故棄朕不言輒有狂生敢陳邪說妄謂竊人之子力成不道之謀欲
經廢於中宮仍厚誣於先帝當從逐斥爾預建呈願公牘之且存乃
朕躬之親察抗章自辨罔上何多矧言者以爾不孝不忠不仁不義
蕙茲衆慝寔駭予聞是宜貶扶之刑以懲迷國之恥往加惕厲服

我寬恩可

韓忠彥奏散官濟州安置制

十二月

朕惟河湟故壤外制氐羌神考春謀常命經理紹聖繼志克成厥功而靈政害能之臣為蹙國資寇之計幅員千里舉而弃之卽將覆軍禍速生齒興言及此彌以盡然黷害先猷朕不敢赦降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韓忠彥浥籍世資冒至宰輔本懷異意終不革心濟惡朋黨無所忌憚廢徹竟土誅戮將臣快彼敵情沮我士氣彈章督至措驗咸實往副戎節處於濟南茲為寬恩其務循省可特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安置

蔣之奇落職制

城于湟中先朝勇智之舉也戍而守知保以萬世弄於無故其情謂何用懲愆以儆在位觀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知杭州蔣之奇蔽自朕

志權之本兵資其謀謀贊我紹述而乃雷同姦書感劉竟土覆軍
卹將禍遽生齒鎗甲紹粟一資於寇彈章走上請重殿責尚以舊
德久於樞近聊就爾職仍為大州佐哉省循欽我寬貸可落觀文殿
學士特授依前右正職大夫差遣如故

韓忠彥降磁州團練制

崇寧元年

邈川西塞中國舊封神考經理于前永泰恢復於後壙壑完固種族
歸懷控扼要衝屏翰牧圉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安置韓忠彥
朕初嗣服姦黨擅朝及據軍司獲伸私情存興弃地之策卒成感國
之謀迭和異詞指為難守委板築金湯之利捐轉輸芻粟之資貽患
近邊沮壞先烈靡存愛國苟欲毀成肆朕載續武功申飭疆事羗豪
隳附故地復還遺教昔愆益知誕罔考諸公論聊舉憲章往副兵圉
尚安故處服我寬典益務省循可特責授磁州團練副使依舊濟州

安置

曹布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制

宋寧元年一月癸巳

勅因上之姦法所不赦治天之罪義無可容降授中大夫守司農卿分司南京太平州居住曹布頃被國恩嘗居相位專權自恣黷貨無厭交通近習之私顯有開邪之迹公行間道密達語言拾他人之曰以矯報親恩請有識之地以自圖已福雖云剋奏寔賕予聞既收可用之才輒薦逆謀之首逮茲獄具曾不自陳遽寬假於衆人務覆藏於私慝至東朝奏事力請獨班俾衆莫聞厥心安在啓後世難防之弊應本朝有定之規罪不勝誅刑其可緩姑貶從於散秩用投置於邈州往務省循無重尤悔

元符姦黨通入元祐籍刻石詔

宋寧三年六月十七日

朕嗣位之始恭默未言往歲姦朋復相汲引倡導邪說寔繁有徒或

擬要路而務變更或上封章而肆訾毀同惡相濟非止一端推原其
心豈勝諸姦比詔編類具列姓名乃下從班博盡衆議仍為三等各
各蠲所聞庶幾衆同固有漏失惟邪慝之復起蓋源流而相承迹其從
來本於元祐得罪宗廟寧分等差志務親盡通為一籍載刊諸石寔
在朝堂為臣不忠附見于末所麗雖異其罪惟均朕方以仁愛徧覆
天下前既譴罰弗忍再行亦有可矜出於籍外自時厥後已定不渝
群聽式孚毋復軌論其元符姦黨並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應係
籍姦黨已責降人並依舊今來入籍人數外餘並出籍今後臣僚更
不得彈劾奏陳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蔡京降太子少保制

大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門下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人臣之姦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憲
楊于大廷具官蔡京頃以時才存膺柄任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衮

之崇廢國爾庸以弼予治而總東衆務出入八年事寔素于復來謀
志違于初議擅作威福妄興事功輕爵祿以市私恩濫錫予以蠹邦
用借恩威密布要途援引凶邪合成死黨以至假吏民以決興化之
水託祝聖以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殆將邀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
狂悖之嫌雖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僣蹇弗遜傲睨固悛致帝
意之未孚垂星文而示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固欲用恩難以屈法
且視師臣之秩往泰宮保之官姑慰群情尚為寬典於嚴天事尚象
明罰所以弭災人道惡刑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可降
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楚國公在外任便居住仍放謝辭

張商英崇信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制

政和九年
十月辛亥

巨姦宿蠹僅正於邦刑隱惡餘辜彌喧於朝論宜申後罰誕告方多
降授太中大夫知鄧州張商英學與道違性惟邪合專挾謀身之利

本無經世之圖惟飾詐以干民屢來時而蹈悔朕既收拭用之不疑
靡間純一之誠規壞遵揚之政肆其異意俄抵譴訶曾固念於愆尤
反自貽於鞠治有司閉寔證驗孔昭披獄辭之所云見罪狀之尤著
致位公相交伎術之冗沅服儒衣冠為市井之污行初召還於魏闕
已密藉於游談黃緣倖求遂亞率路每違朋淫之小配公傳汲引之
陰謀宣獻近班力斬其事或謂奔趨之幽黨可副事樞或謂險詖之
姦人當任言責凡詆誣宗廟之群枉與變亂是非之庶頑潛輸腹心
廣布肘腋失端揆經綸之體孤父兄拔擢之恩當其負釁之彰聞猶
復包羞而締構抗疏待罪仍自草於留章冒利貪榮尚求全於祕殿
鮮耻不魚之若此交通無已之謂何朕方訓軟官邪敦勵名節豈謂
姦亮之尊敗於輔弼之聞截觀爾為良用愧歎出假麾符之寄姑欲
有容自干斧鉞之誅其將奚慰亦副我節真彼衡陽上以慰松陵哲

廟在天之靈下以據忠臣義士嫉惡之情昭示一時之典以垂萬世之規可特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

郭天信責授安置制

同上

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單州安置郭天信劾奏議獄已灼見於王愆論罪致刑宜存申於嚴憲爾以閭閻冗賤之品汚階墀近來之班既倚勢以作威輒冒榮而逞志不安分守深蓄禍機妄力引於兇渠謂宜居於廊廟締交合黨協濟邪謀公肆面謾有輕視君父之意竊持威柄有愚弄朝廷之心以至陷害忠良僥倖恩命說情誕說惟屢薦於邪朋公府近聯親自濟於政地凡於疎斥必欲闕

鄧洵仁落職宮觀制

政和三年三月戊戌

崇黨蔽朝為臣之大戒原情定罪有國之通規儻未厭于師言宜申知於明罰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新差知亳州鄧洵仁詹繇冗散驟

歷通嚴弗思盡瘁以事君徒務懷諛而封已交通近習潛布腹心朋
附兇渠共為肘腋鼓倡險膚之論頌搖紹述之方頃灼見於姦回尚
曲全於體貌靡知悔過乃復怙終清議既虧彈章存至惟爾自絕于
衆雖朕必得而私鑄秘殿之華資解淮壩之重鎮往司直館益體寬
恩可落資政殿學士特授依前通議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趙全降朝請大夫制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發遣陝府西路計轉運副使公事趙全聞
中富饒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方朝廷休兵務農糧餉不煩而經常
之費猶復不充計臣若爾朕何賴焉姑褫一官尚思來効可特授朝
請大夫依前職差遣如故

張商英責汝州團練副使制

政和元年
六月庚戌

蹙路馬之芻罪猶不赦繫邦侯之獄心豈無他稍舉義章用懲隱隱

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張商英頃除黨籍遽踐台司每昌肆於大言
欲必行其克志陰交近習共閤耿躬致使狂童敢為謗譟假設問答
妄陳古今將摠發於忿憤遂著形於指斥逮付令鞠治輒譏遣覆藏
既許贖論旦姑輕比務漸來於訖毀因痛坐其告陳說謀若斯雅意
安在宜徒誤國是欲欺天意媿何如尚謹事君之事股肱同體反
親犯上之仇孤負厚恩背違常理雖屢頒於貸詔終弗協於輿情姑
貳州團仍安里第庶幾然愧無重後愆可特責授汝州團練副使

故李孝偁追貶中奉大夫制

居下誣上在所誅夷背公徇私出於觀望昭爾用中之典少愆既元
之姦故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致仕贈光祿大夫李孝偁而有柔顏
冒黷點墨每寶側媚因肆中傷遂沒竊於要官寧尚知於清議昭緣
衆配敢縱厚誣乃侍攸司庶躬厥寔而密依輔弼蔑視朝廷至撓變

於事體以阿承於風旨猥成濶略務在招來反挫屏其告家使蹈罪
乎冤網人皆扼腕事可寒心噫朕德雖涼於汝何員汝謀固思借主
爲資卿從削奪之科永作險邪之戒儻其未泯猶或能慙可特追授
中奉大夫如故

蔡疑落職知滁州制

朕追述先志申誠有官小大群司務遵職守惟時法從敢有弗欽其
正典刑以儆在服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修國史充議禮局詳
議官蔡疑擢從頭閣進陟鑒坡所當靖共以稱榮遇比復賜格爾曷
與焉而乃宣言其非謂不可久妄議政事達於予聞爲臣若斯職守
安在宜罷禁林之直俾分滁永之符徃體寬裕毋忘循省可特落翰
林學士知制誥授依前官知滁州

走馬不職澄汰御筆

耳目之寄寔司按察民生之利病法令之廢舉吏治之清污能否凡
群邑之政皆得驛聞而上達任之不為不重右職之與選者延見臨
遣體均使華且詐季奏賜對便殿過之不為不至邇來一二臣外餘
皆貪嗜賄賂與郡邑為交私憚大吏苦細民凡所巡按類不舉職而
較計饋送取買上座誦事權要欺侮屬郡或懦怯畏避首鼠兩端反為
州郡所制身為使臣經涉歲月略無建明春秋季秦趙毛舉無益之務
已行之令用為籍于是豈設官之意哉諸路走馬承受除庸懦不職
已行澄汰外其各務首公減私清白自勵激昂自奮以稱任使毋或
蹈前人之失貪污誣偽噤默不言僥降黜罰將不汝赦

陳彥文先次勒停御筆

政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陳彥文躡進華資付以方面不惟選任之艱益騁凶邪之暴傲狠自
若不循軌法訪聞初到本部即將升朝武臣緣私法撻泊至帥府凌

轉屬官無復禮貌庭趨業履小帽窄衫舉止輕肆吏民忿疾怨讟沸騰歸順著官略不撫察失其離心致使相率逃背用兵討伐一方騷然然房文所致幾有五季跋扈之權為患莫此為甚可特先次勒停令蓋仇并走馬承受疾速契勘限十日具案奏聞

宋朝大詔令集卷第二百十三

政事六十六

脩禦上

詰訪宰相樞密援靈州詔至道元年五月辛亥

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遠徇撫未就誅夷居廟堂侍帷幄者合運奇謀而仲婉盡宜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趙鎔等述所見利害再設送軍儲至靈武合發軍民多少舉兵深入賊境以分其勢人合用兵發何何人將領何人監護直書其事言不必文只今日實封來上

令四蜀警察詔咸平四年十二月丁未

聞西蜀自王均叛後之後人心未寧亦有小民潛行誑惑宜令長吏嚴加警察有訛言動衆情理切害者新訖以聞

遣錢若水詳度修復綏州詔

昨議修復綏州已興力役詢于僉衆猶或異同宜令知天雄軍工部侍郎錢若水與并代駐泊鈐轄陳興乘傳詳度之儻有所便利即令施之如其不然可亟罷之

何承矩奏敵界勝請徙九村民避劫掠為警備奏詔

守臣之意務在綏遠敵人之心蓋多背惠往事非遠明驗可知但慮難於懷柔易致挑釁汝等宜領其來意而排其奸詐也

青李昌齡等激屬邊臣詔咸平六年五月癸丑

國家廣元王旅速控邊司甲命爪牙之臣授于將領之任異資方略以靖封陞而遇敵無謀用師失律坐貽覆敗深沮威懷已愆退明之愆明申告戒之旨方今烽煙尚警亭障多虞猛虎奮威鷹犬竊逐惡此其時也可不勉欬志立名揚功多賞厚無忘感勵副朕意焉

諭河朔戒人真毒并申詔景德三年二月癸卯

類聞敵人所屬潛寘毒於親盟扶之井中留害民底間者永靜軍多
獲此藥宜布告河朔使知其事

答知延州向敏中等言趙德明要約事詔景德三年六月乙巳
詳卿等所奏頗竭忠誠又緣德明上章並未應副要約觀其情狀何
以為惡口等所陳頗為至當今若更加姑息每事依從深虞異時當
成造患卿等宜將先降要約量加裁減令德明應副仍具實封以聞
再答向敏中詔景德三年五月庚申

日者所立要約其後勾引張滿等商議並不和會依票自後更不令
進納靈州其餘並依前議近觀德明表狀亦未遵從止云乞賜恩命
後別作言議遂再降手詔令卿等與言止令遣親弟或男入京及不
得攻掠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其餘事件悉減落之當
議口口口口口平王給請俸別行支賜此手詔去後卿等未曾與德

明商議令懷寶齋到奏狀備已詳志蓋彼中前後反覆致朝廷難即
信憑今降張宗貴與德明迴書并手詔往仰收此發與其餘衆議甚
有過疑今將秦翰并西涼及絲路蕃部所奏德明迫脅攻掠并李仁
晟并折事狀並寶封狀往卿等且共看詳內蕃部所告劾去人口縱
未能給還亦須盟誓之時重立要約卿等名雖智謀共分憂寄今德
明之事必深窮利害盡究始終若信縱逃求朝廷不往接續進奉於
彼故無虧損漸久恐失機宜賀守文等已促令朝辭候到彼足得明
指事狀與之商議或付以文字或遣人同往賴爾忠誠副朕倚毗其
貴與德明書本曰自太尉薨諡之後行軍主領以來共遇聖明各圖
安靜某既當職任復觀事宜逐議請入貢朝廷乞國家特賜恩命爾
後繼得書信某等具狀奏聞備言行軍至誠兼慮朝廷未信逐摩畫
聞奏乞立定合行恩澤及請行軍却應副朝廷事異同遵守得保悠

長自後維朝廷曾降指樞密道差人進奉洎張浦至此將所約事件商量仍又繼覩未蒞詞理尚未婉順事件並未依從則是某誤有奏聞方憂慮誰今來雖覩違有其如未測雅懷近准宣命云已降詔與德明所據違臣學畫要約事件今與向政中丞崇貴同議聞奏其今與相公商量止請行軍差長立親弟赴京宿衛其前路一帶蕃部不得更行攻伐若有與背道人戶交侵不得擅行酬報須奏之朝廷差人和斷此外事件更不施行如行軍必懷忠良思保富貴能應副此三事則出於誠心重設盟誓異朝廷得以憑信即有指揮其目前所乞朝廷興行軍息澤某必與相公力具聞奏請速行下更繫裁酌勿復遲疑可否之間佇聞報復

誠約宜駐等州都巡檢安撫使曹克明慎重詔

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丙辰

昨省所奏請用澄海軍仍募丁壯可以平賊又獻獻可言蠻人去遣

止三二日程居召募強壯募發精兵掩襲速可平定朝議尚慮其輕
敵請遣禁軍濟之且興舉甲兵尤當慎密近者風聞汝等期以九月
率兵入討又令九州巡檢開路俟蠻人出即急留之騰說若此彼必
為備動聞利害無失機宜司道路艱險難於進兵但攝其首領索所
抄生口撫之亦汝之功矣

北敵議地界泛使再至咨訪驛騎富弼文彥博曾公亮詔熙
寧七年十月壬申

朝廷通好北人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
而輒構釁端妄求理辨比勅官吏同加察行雖圖符甚明而詭辭不
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敵情無威
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
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過之要緊備之方

審其以開朕將親覽

賜李憲手詔 元豐四年八月辛酉

得所奏以團結漢蕃軍馬分置將佐部分陣隊審定出兵所向及計
度賊屯重兵之所且論諸道進師首尾之勢甚善然間外之事朝廷
屬在將帥趣利進客固難居中喻度惟爾臨敵自圖擇之苟能奮衆
威武鼓勵三軍之士往指京輦與諸將合力俘執敵人然後退視石
邸居要害者賊而守之是爲上策也若大本未殄爾未有聞此守之
之術或謀置城敵中是必自貽患悔切宜慎之其化制敵方略或攻
或守雖千百爲羣無不可若所有秦鳳一路已有指揮保可無總節
度可便宜施行軍中所須已命有司一一應副

賜劉昌祚詔 元豐六年十月庚寅

口口口口敵氣蔑陵凡有所求意在必得今答詔既拂其意必無順

命之理於大小進退之間須臾作過宜夙夜矜嚴戰守之具伴隨
方有以待之卿等各厲重寄為國虎臣當體詔詰丁寧寤寐勿怠寬
戒西顧無為子羞

賜李憲詔 元豐六年十二月辛未

近據諸邊咸報西夏賊衆欲入寇及止旦進奉使人過關不見入
界必緣有詐不售理須臾突為患爾宜深以大寇為念寅夜廣思遠
逆計策勿使枝節小大夫稱以誤國重事

賜李憲詔 癸酉

夏人已肆陸梁時貢不至近曾去賜董瑄阿里骨詔救書爾宜深加
體惜如董瑄委太興夏賊打和即詔書國信物色令今來先發去過
迎謁四部首領賜與董瑄阿里骨委曲曉諭早令遣四部首領歸旅
下點集兵馬前去禦賊候大段立功斬到賊首萬數已上至時亦有

息命與董璘阿里骨餘更縷細開諭之勿令信賊詐託以埃漢蕃兩家深重訖誓仍賜董璘雜花蠻錦旋襖金束帶銀器衣著等有差

賜李憲詔 同上

得錄奏董璘阿里骨著字觀其情辭忠智秉蓋傾中國食祿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過如此細譯再三嘉美無已兼而所回妄頗中事情甚得朝廷欲仰之意緣今夏賊姦謀不小直欲併共一路深入腹裏襲我之虛慎不可以平日抄掠萬百騎待之也宜大為經略廣作校悟勿令得志貽患異日昔六谷首領羅久廝譯曾輸忠朝廷協力擊賊後終成奇功殺李純遠於三十九井當時朝廷報賞甚厚今董璘阿里骨既効誠如此宜更激勵使深入賊土求如上功以稱朝廷撫厚之意

賜李憲詔 同上

西賊首領最為兇狠者惟人多凌丁而自來多往本國西南遞出入
料彼方蕃部必能有識其狀貌者宜多方選委將往廣募蕃兵有能
別識之人令密結敗死儕類過事謀正擒致之不然斬首前來當以
團練蕃部給轄及皇城使蕃兵將官酬之

賜李愿詔元豐六年十二月乙亥

近麟府鄜延環慶泾原路探事人言西夏已聚兵河南河北諸監軍
司人馬或稱十分中五或稱九分五要於十二月十五日葫蘆河取
濟雖作道路分未知其的然聚兵去處必是安實不可不廣為技備
仍付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司宜同思為備勿悞朝廷軍事

宋朝大詔令集卷第二百十四

政事六十一

備禦下

賜李憲詔 元豐七年正月甲辰

得來奏稱敵兵渡河叩口州事如素有投準國已甚善惟是深戒將
佐更切慎重勿輕冒鋒鏑誤國重事更多方度置仍告諭城中仰堅
心一志守禦俟賊退敗常有重賞餘見被寇城砦准此諭之仍日逐
飛奏前來

賜李憲詔 元豐七年正月癸

得來奏以蘭州境內賊馬已退賊頗困而來彼賞已大泊入漢境盤
桓旬日卒無所得大衆傷夷而歸在我國已收全功矣宜速諭諸將
勿以不能尾擊多新致首為恨又詔憲寇賊堅悍兇惡如此若非官

吏軍民人懷忠義安能卒保無虞除已賞賜官吏銀合茶藥及士卒
抵抗外仍據城上城下用力輕重等第所給緡去外宜速緡排諸司
所有緡十萬凡以備使臣到日宣賜并其功狀火急保明以聞當與
復賞其蘭州城裏宜內傍下關二丈上收五尺馬面中間更增散樓
子一座五間仍添置砲臺為便可速具以聞

賜李憲詔元豐七十年正月甲寅

西賊雖已傷敗散去然尙人多咬丁者倔强任氣深慮耻於傷殘
不快所故忿不思難出我不意虐用其人東隙忽有奔衝不可不慮
宜多方廣布斥候密遣將無怠防虞仍頒弓箭火砲砲箭百萬有
餘以備禦賊

賜李憲詔元豐七年正月乙卯

夏人自連歲不將熙集之後人固已有受其弊者口口口蘭州大衆

傷敗之餘士氣摧喪在理可知兼完商人多陵丁殘惡虐用其人今既不能如欲上則必得罪於國中下河運其謀心及口寇尹必有不
自安之人疑可乘時間以重利俾有內向之心廣肆招徠以夷賊勢
仍時出精銳塞外扼其春耕為今之宜最為困賊上計爾宜圖之仍
賜錢一百萬貫絹五十萬疋為完禁備禦賜賚之費

賜李憲詔

同上

西賊自蘭州挫銳傷夷之後其中欲得內附者甚多未知虛實可寄
委守將多方招徠或專遣一二近上有機智官如康誠輩主其事此
於方今造計不為小補兼繫賊強弱事皆不細

賜劉昌祚詔

元豐七年正月庚戌

本路士氣自永洛不守以來折索摧喪非往日之比近聞諸將立出
頗獲賊級軍氣小振則豪勇異常之人宜有莊別特以氣作之使鼓

率士心樂於攻戰今賜鄉黨然戰花紅絲勒帛金絲烏梢弓尾文張
新銀鏹捍鎗木漆圓排金鍍銀裝手刀各五十宜擇衆壯之人量所
宜賜之

賜李憲詔

元豐七年正月辛酉

蘭州賊退已久其守城有勞之人至今未見第功奏上可述其狀飛
達以聞本路地形據賊上將默敵毒心日有窺伺理須守禦亭障百
邑完備可令後兵併力修完熙州十分完固外其餘堡砦亦得增修
要使一路內外率有堅城之恃應于守禦器仗非本路可辦者一一
親綏奏來當自京師發去

賜李憲詔

元豐七年正月丙寅

比西賊攻犯蘭州之始城壘兵防未有十分可恃所以人情惴恐不
得不爾今賊已解去困前日憂慮殺心未易可忘除兵防以縣官財

用所繫未可增加外其守城之具與大壁壘繕完宜急為之除熙州以根源所繫先次修完固已甚善餘係近裏所繫重慶亦宜速具以聞不可日稽一日緩急有誤重事

嚴守備詔

朕惟至治之要守在疆場雖威德所暨旁加四裔虛候沉烽與民休息邊境無一朝之患朝廷有萬世之安而外禦之備常若寇至臥夜業業未嘗忘危修戎器以備不虞習軍旅以待事變德足以未遠人而守不廢金湯之險道足以懷殊俗而動不失兵革之利輔助文教國賴以寧故自親政以來纂述前志祖宗統紀懼弗克承有詔邊臣嚴飭疆備積粟以廣儲峙被武以簡師徒庶幾消萌弭患以昭先帝造烈之緒由命賑恤于今歷年而軍旅未充士氣未振將佐慢命而威未立戎戎玩常而貢未修春然頗懷為之所食夫盛國中之地以

借資散天下之財以耗邦計既往之失不可以咎矣繼自今日並
務祇戒增完障塞繕設屯衛保民如赤子訓旅如嚴師視賭博如私
蕪守廢陞如逆司而市宣威震折衝千里如在門屏之間則四方無
怖其誰敢侮言不云乎惟事事乃具有備有備無患朕言不忒國有
常刑各恭厥官其無臨夫而收後害

東南備禦漸次興築御筆 大興三年二月六日

東南備禦已降指揮深慮監司州縣吏緣為姦急切者倚法害民廢
職者慢令失事如建築城壁營造軍器收養戰馬訓習水軍之類可
令量度工力計以歲月漸次興作不得急遽科配平欵仍不得差虐
百姓並以軍工充役使速不擾民從不廢事然後為稱可令監司互
相覺察以聞

保疆

保疆詔 太平興國七年十月癸酉

朕君臨萬國子育兆民恩欲度載之間占躋仁壽之域兵曰凶器豈
必用之況契丹一邦素無隙隙頃歲交通使命保守封疆亭侯亭虞
烽壘罷警尋以太原富饒備竊相承毒虐生民拒違朝化朕所以親
提銳旅直抵孤城蓋為伐罪之行非有黷武之意而契丹朋附逆黨
奔背離盟執率強悍之民來為唇齒之援蚊虻暴集不免於驅除付
狼無厭須行於勇伐既平汾晉尋幸塞垣靡辭再駕之勤親略全燕
之地顧茲曲直炳若丹青邇來金華甫寧創痍漸復百姓等各思安
堵務勉報曰不得開出邊關侵撓帳族及掠奪畜產騷動邊陲宜令
所在州縣嚴切偵邏違者重論其罪生口羊馬等並送於塞以稱朕
屈已息民之意焉

誠沿邊毋得侵掠詔 端拱元年四月癸巳

朕惟命上元居尊中上唯思禁暴豈欲佳兵至如幽薊之民皆吾赤子每聞文朔肅然傷懷近者已許邊疆互相貿易自今沿邊戍兵無得輒恣侵掠務令安靜稱朕意焉

答趙保吉詔

至道元年四月壬寅

先勅邊郡各設封略無敢相侵內屬邊人所盜羊馬穀物今並已還卿敵性介狼尚恕其罪自今敢犯卿方誅之也

城均不得入北界劫掠詔

天常所臨是惟王土雖或淪於異俗久隔皇化顧念亦子孰非吾民如聞邊隅縱騖殺殊夷綏懷之義寧忘暫測之心自今緣邊百姓不得輒入北界劫掠違者仰所在捕繫具獄以聞

緣邊城池依誓約止行修葺外移徙寨柵開浚河道悉禁止

詔景德四年五月庚子

頃以外邦未脩信好務寧民庶是有誓言乃春獵場所宜遵守自今
敘邊城池依誓約止行脩葺外自餘移徙寨柵開浚河道無大小悉
禁止之

誠諭諸路各務安靜詔熙寧四年二月壬申

曰者守邊將吏或貪功生事妄稱警端以開邊隙雖已體量然責尚
慮未能盡體朝廷鎮撫四裔之意須議特行戒諭除夏國作過不許
朝貢外宜令逐路帥臣自今遵守約束各務安靜覺察緣邊將吏無
令引惹生事如稍有違當重行誅責

賜陝西河東經略使司詔

勅鄜延路經略使夏國再差寇名傑等進警表謝恩朝廷已降詔
並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誓詔施行迺戒靈夏世為藩垣抗章
求冗述職請命已頒詔旨仰率誓言朕志綏民永無間遠適春惟方

面共體至懷中飭司徒世事侵侵今後約束當職官吏必遵守把人等各守疆界不得擅入夏國地分侵掠及不得收接投來人口致別生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鄜延等路經略使不得生事詔

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并代等路經略使夏國再差都羅重進等曾到營表及進納去速寨門二寨詞理恭順朝廷已降詔並依愛厯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詔施行見行封冊事國家撫有萬國務安群黎眷惟靈夏之昆舊為封疆之繫屬茲世及繼以章聞加載輔於誓言且願奏於爵王深懲既往之罪更萬日新之圖朕已詔使司即頒冊命方數未遠之德宜飭左邊之臣其自保民無或生事今後約束當職官吏必遵守把守人等各守疆界不得擅入夏國地分侵掠及不得收接投來人口別致生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宋明大詔令集卷第二百十四

宋明大詔令集卷第二百十四

宋朝大詔令集卷第二百十五

政事六十六

恩宥上

赦見禁詔

建隆二年五月癸亥

王者立極開基肇啟興隆之運法天象地務施亭育之心朕荷上帝之眷懷為黎元之司牧顧涉道以猶淺念致理之惟艱焦思勞神農典夕惕何流風久扇而淳化未凝三面從寬或尚罹於憲網萬方省過常自責於眇躬今屬仲夏司辰盛德在大明堂視朔適當布政之朝解象符占用廣好生之意應五月一日昧爽以前天下見禁罪人云云朕撫臨萬縣即荒哲王止刑德以勝殘蓋欲人將知耻是用順薰風而解愠通時令以恤刑凡我蒸黎當體茲意

赦見禁罪詔

乾德三年五月戊子

王者順時育物議獄恤刑當華夏開泰之辰應天地長贏之氣務聚
養治底洽和平釋囹圄之繫民復山林之亡命凡在遐邇宜體朕懷
應兩京及諸通州府凡禁罪人自五月十八日昧爽以前犯大辟減
罪一等其餘罪無輕重咸與釋放

降見禁德音

開寶九年正月五日壬申

門下陽春應候率土同知當寒氣漸開泰之辰應天地發生之氣恩頒
煦育時度泥同在縲紲以論辜盡從疎理居山林而亡命亦許招携
凡在聽聞宜服朕意應兩京及諸路州府見禁罪人限勅命到日死
罪與減一等餘罪並與釋放

霖雨河決後年豐德音

太平興國八年八月壬辰

門下右丞相王恭點恩道引禹方而罪已將百姓以為心與冊具存
音微寧遠賧惟今歲自夏徂秋霖雨為災水潦作沴河渚有決防之

惠人民懷帝望之愛朕端居九重矜念此庶責躬減暗暗禱明神而
精感有通上元降鑒變靈漆為霽景登祿禱為有年遐邇傳聞
熙熙安泰宣冲人之獲祐蓋上帝之垂休且尊先恍之恩用洽寰
中之履限德音到日云云於感災祥之愿宜理昭然愈持兢畏之
心庶吞元穹之誠布告中外知朕意焉

降死罪以下德音

嘉熙二年九月丙午

朕仰膺天命恭守寶圖勵無荒無怠之心繼卞世卞平之祚炎涼十
變區宇一平兆民消愁歎之聲四序協和平之氣自春徂夏五風十
雨以無愆率土普天宿夢嘉禾而大稔戶戶有粒獲之樂家家獲
歲之儲願此眇躬荷茲元貺感乾坤之降祐俾動植以霑恩特開三
面之羅少謝二儀之德應兩京及諸道云云於戲上帝垂休顯助隆
平之運冲人守位愈堅兢畏之誠更繫中外之臣共體憂勤之意寧

獄訟者無令枉撓撫蒸黎者吏務公清當戶無外之朝永洽可列之
化布告遐邇咸知朕懷

降流罪以下德音

貞觀三年九月丙寅

門下王者父事穹皀子育黎獻每恭皮而守位敢逸以為心庶隆
不拔之基永洽可封之化朕猥以薄德臨茲萬邦朝會惟政理是勤
動靜以生靈軫念幸二儀之助順魚九廟之垂休四時常度於和平
五稼屢成於豈穡物無疵痛人樂昭蕪野多棲畝之糧國有如京之
蓄期惟今歲又異常年五風十雨以應時需度千倉而有望克敷寰
區之大慶皆由覆載之元功宜覃及物之恩用啓自天之祐應兩京
及諸道云云於戲表帝王之道無如於蕩穢跡蹤歸億兆之心莫若
於行恩布惠從軍旅者無忘忠志亦業田農者勉務耕耘樂我昌期
庶多福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減降見禁詔
淳化二年三月乙亥

青災宥過有國之大猷勅賜法年前王之令德朕恭承景命奄宅中
區敢於黃屋之尊但以蒼生為念思所以丕變風俗歸厚人倫庶免
勞而小原開刑指而不用姦慝配庶尚敬流滴比屋未至於可封叢
棘頌多於祀法既自罹於刑網遂久繫於狴牢引又國家以時試之
繁經貴尤廣大興工利以佐邦勑民間市之征以禁游惰嚴山澤之
禁以抑并兼誰能去之事非獲已而絳掌之利或有耗登通久官猶捕
繫詔獄盡一之法不得不言為人上者何必言利刳萬物絕茂四時由
庚豈使愁嘆之聲以至無告宜早浹汗之澤俾之自新兩京諸道州
府軍監繫囚云云

減降德音
淳化五年四月戊戌

門下狀以涼德叨承履基恩欲答穹昊之景靈驅龍元於壽域難憂

勤靡怠而獄訟尚繁朕每思之當食輿歎念臣宇之至廣顧刑禁
以居多謂彼罪人寘之叢棘爰屬炎蒸之候特行蠲蕩之恩日四
十七日已前應兩京及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刑獄罪人云云於赦臨
物安民式示納隍之處除取舊獄用推解網之仁啓爾萬方咸知朕
意

赦天下制

朕受命上元居尊中土思欲納蒸民於壽域平太階於虞賓至誠感
通景貺昭格爰從今夏逮及初秋稼穡應登氛靈頓息非眇躬之攸
至蓋穹昊之降祥佑阜民康既洽豐年之望赦逋有罪宜革反物之
恩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解網泣辜尚緬懷於往聖赦逋有罪冀流
惠於庶方布告衆多咸令知悉

遣官決獄減降一等詔

至通元年
四月甲丑

朕撫臨區夏勤恤黎元每夙夜以惟寅庶昆蟲之咸遂而刑罰未措
獄訟尚繁適常炎酷之時慮薄和平之氣言念於此良用惕然是以
分命使臣往冲軫典俾無枉親將朕意焉且令常參官十六人乘傳
分詣諸路與長吏同決遣刑獄除十惡劫殺謀殺故殺官典犯賊及
損敗官物見行徵督不赦外其餘殺止誅其首惡餘徒黨悉杖脊黥
而配所在本城禁錮其流罪已下遠減一等所至決遣訖具刑名事
狀奏置以聞

在京畿縣降雜犯死罪放流罪已下德晉

壬通三年
二月甲寅

門下朕獲主萬邦于今二紀承吳穹之景貺致區宇之大同然猶業
業兢兢日慎一日輒寐而常思至道匪心而博訪嘉猷務洽和平用
綏黎庶而輦轂之下民物浩穰慮業繁之稍繁或滯淹而未次況陽
春政藝農事者興議獄緩刑宜遵往古典布德行是蓋順於天時云

云且子育之民遐邇無異而王幾之內力後所蒙爾歲後於式符欽
恆浴爾中外宜悉朕懷

誰犯死罪以下減降德者

咸平三年五月丁丑

門下王者延膺天下司牧人倫莫不奉五運以當陽法四時而寓
令職銜齊政河洛授圖眇觀千載之書倘見百王之制取則非遠擇
善而行朕嗣守丕基僅逾三載祗宗廟帝恭依典禮之明文阜佑安
民永洽和平之至化勞神焦思而敦兄寧律堯黷資虞琴解愠因
天地文感之際辰君臣朝覲之時嘉與萬方惟新大慶爰屬長嘉之候
宜覃作解之恩自咸平三年五月初一日應天下見禁之之於戚無
黨無偏是成於君德有倫有要斯謂之國經道祖者既已翦除為盜
者許令自首至于仕進並與甄升史崇顯列之臣共致皇王之道布
告遐邇咸知朕心

離犯死罪以下減降德音

咸平四年歲次丁巳

門下天通無私廣愛遼群生之性王春自始至和舒不宰之功朕祇畏上元虔膺大寶勤法祖宗之訓恭臨遠兆之民冀遐邇之大寧俾幽微之民又屬茲歲首思霽鴻恩昆蟲俾遂於休和草木共霑於煦姪爰敷制命誕告寰臣解網之仁普天同慶云云於戲念邇有罪既遭治古之風含垢匿瑕思繼明王之範凡我有位泊于萬方勉承慈惠之思永奉昇平之運

兩京畿內流祿已下減降德音

咸平四年五月

門下朕昧旦聽朝勵精求理若涉川而浩蕩如馭朽以戰兢乃者以東作將興時雨未降人心憂懼天意憫傷大田免焦錄之災多稼有豐登之望適當極夏是布董風順長食之宜修寬大之政念茲微經繫彼羣生維跡次繼命於使臣而留滯慮絃於炎暑將從原減用示

哀矜云云於戲守位曰仁豈涼薄之敢忽為政以德在付省以彌勤
吏資台廟之大臣泊於奔走之群吏共成化育同致阜康中外臣寮
當謹愼意

在京幾縣減降沅罪已下德旨

嘉慶四年正月

門下工者欽承眷命光宅中臣敦大德以庇民體至仁而守任何嘗
不躬親為勤恤庶邦惟懷永圖德運皇極天德甚通茲勵翼之
心時令弗迷與乃順承之望爰從去歲頒謂有秋嘉品物之盛多忘
群生之仁壽司四方之都會是曰京師而千里之幅負茲惟畿甸獄
市治穰之所寄力役業勝以尤繫念多辟之人或自投於罪罟因發
生之始宜誕布於德晉式章在宥之恩載念履端之慶應在京并畿
縣云云於戲諒獄緩刑率遵於典訓布德施惠俯順於陽和庶跡耻
格之風州政財成之化宣告中外知朕意焉

宴開封府射堂降罪詔

大中祥符二年閏二月庚辰

昔者東漢之隆過宛陵之故第正觀之盛臨復善之舊宮所以甲烜
樂之必宣擾裕之澤朕頃在儲邸獲尹神京荷先訓之至慈總民政
而多暇俾於表著構此射堂用修相國之儀道擬宣猷之地遠於繡
結久曠巡遊為禹務之消閑因九陽之韶照卿中採幸亦既同爰念
歲月之遷延增雨露之深感宴會茲治式推循弊之恩浚霈誕敷更
示欽刑之旨應東京焚燹禁因除殺人依法外餘並減降一等杖已
下原之待宴解臣聞封府官吏並賜器帛將吏中有經事太宗舊府
者優與久賜赤縣父老安本府徭役年八十已上賜爵公士九十已
上者授攝助教仍歲賜束帛終其身見及貧糶和市物悉蠲軍士亡
命盜賊結集者限一月詣官首身釋罪限滿不至復罪如初京城商
稅及畿縣有事不便民者委三司開封府具狀以聞

大宴節五月內不得用刑詔大中祥符二年

朕君臨萬寓子育兆民每懷勵美之心冀臻清淨之治皇穹降佑寶
祿膺文爰紀鴻休恭逢嘉節設樂奏之清熙洽士庶之多驩目慶昌
辰著於甲令載念可司之內逮於九服之間興樂福祥宜停罪罰自
今兩京諸路遇天慶節五月內不得用刑

降諸路禁囚罪詔

大中祥符二年六月己未

齊民之刑雖辟恤導揚善氣方屬於登稔長養仁風適當於炎暑
念茲縲紲或有繫淹持示寬恩並從輕典兩京諸路禁囚死罪妻長
史躬親詳鞠徒流罪降等次遣杖以下釋之

赦天下刑

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己卯

門下朕緬承丕緒嗣守成基傾大寶之恭臨屬中區之治定封疆罷
警海域同和結擁珍符之典純懿內維非德茂乃鴻猷上則亨是儲

雲祖宗錫類下則日工修輔群后納言俾威烈之協宣豈冲人之獨
致今以薰風戒節甘雨應時豐楙允諧抗肅威恩是用仰祇祀俯
慶隆平欽翼居懷庶奉持盈之訓曠蕩流澤是遵浹汗之文典物日
新行茲大賚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閣左扉而聽朔是曰良辰布大
令以滌瑕茲為盛典爾率土體斯克仁

遣使諸路揀配軍移放詔

乃眷細民自罹多辟編名羅罟竄迹遐荒當食疾懷未忘殄恤宜遣
使臣來等分往京東西江淮兩浙廣南東西路荆湖南北福建路興
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官逐處長吏取今年六月一日赦前雜犯配軍
人揀選移建近江淮浙南州軍本城收管內老病不堪充役者即給
公憑放令逐便使臣相來赴闕當該選配近上軍分如不願量移及
赴闕者並聽從便

許執叔上佐文學參軍等詔

朕繼承大寶在宥中區念夫職之人自眾於嚴憲舉滌瑕之典用廣
於深仁勉務矜恤式期執叔其上佐文學參軍等如因累降授後能
改過不從州縣經十年以上無過犯者所在保明申奏當議裁度似
用若年七十以上及久疾者亦其初以聞當令從便內有強惡不從
須至罰管者亦具名聞

許文學參軍長馬別駕歸鄉詔

諸州文學參軍長馬別駕等向野庶慎旬冒典與熟隸方州屢違故
比別印圖而斯久更歲月以滋多深軫予衷俾惟恩判日今貶降
經十年已上若許所在出給公駁放令歸鄉願仍舊者亦聽如放歸
後不俱行歲十投州縣者並如大中祥符四年十月六日詔旨處分
宋朝大詔全集卷第二百十五